

表述空间

思想之旅书系

刘元举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刘元举 著

表述空间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表述空间：关于建筑的诸种话题/刘元举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6

(思想之旅书系)

ISBN 7-5043-3154-6

I. 表… II. 刘… III. 建筑学-理论-研究
IV. 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401 号

表述空间——关于建筑的诸种话题

作 者：	刘元举
责任编辑：	王 平
装帧设计：	钟 嵘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先锋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72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5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154-6/I·439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思想之旅书系 ·

表述 空间

——关于建筑的诸种话题

刘元举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自序

本来是想找一个名人作序的，但是，天这么热，坐着都难受，何况写东西。自己都不愿写，怎么好意思大热天去烦累别人。

想写一部关于建筑的书并非心血来潮。然而，越是对建筑学涉猎得深就越是不敢动笔了。硬着头皮写完书稿却无论如何也写不了序。

夜阑人静，窗外的建筑工地一片凌乱的噪音，搅得我写又写不了，睡又睡不着。这时候才觉得给自己写序比给别人写更难。

1

1975年的夏天肯定比所有的夏天都热。在建筑工地当力工的我趁着瓦匠师傅大晌午纳凉的机会，赶紧往脚手

架上运砖。砖像刚从窑里出来，被烈日烤得烫手。为了增加砂浆饱满度，上砖时师傅要求必须得把砖浸上水。我用粗粗的胶皮管子往上浇水。砖喝透了水，增加了足有一倍的份量。我用肚子顶着车把，一步步往一个桥板搭好的斜坡上挪。车带软软的，比我的肚子还软，轱辘不爱动弹。我拼命顶着车子不让它滑下来。那截铁的车把已经深深嵌入了我的腹腔，好像化作了我的一节肠子。大树下边、砖垛下边都有人或坐或躺，他们差不多都看见我了却没有人过来帮我。我的发软的膝盖好像磕在地上，磕破了皮，那渗血的皮被沾上的一层灰砂遮盖了。等我把砖车推上去卸下砖时，血丝已经从灰砂层中漫溢出来，洇湿一片。

这时候有人喊我。是公司派来的人。公司派来的人像钦差大臣，摇晃着手里边的一个诏书般的纸条，那是公司劳资股的批条，批准我到局里去参加田径集训队。从训练到比赛得二十多天，管吃管住。真是天大的美差。我们施工组的人全体站立着，我从他们站立着的缝隙中穿过，从砖瓦石料堆中穿过，像经历一场豪迈的阅兵式。

2

参加400公尺决赛一共8人。数我最矮也数我最怪。我戴着一顶帽子。因为前几天我剃了光头还用刮刀刮了个净光净亮。拐过弯道进入最后冲刺时，我一马当先，越跑越快，突然一阵风把我头上的帽子吹掉了。记得我当时下

意识地回手去捞了一把。结果惹得满场哄笑开了。这种铺天盖地的笑声就像是为我助威加油，直到我撞开终点线。

可想而知，我的青光光的脑袋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疑，真是大大地风光了一回。在以后的日子，我走在街头时常会遇到有人对我戳戳点点。他们好像在说这个马蛋子跑得真快！我们家乡管秃脑袋叫作马蛋子。即便我的头发已经全长出来了，也还是有人管我叫马蛋子。那时候听着马蛋子这种叫法挺他妈舒服，且有几份得意。

3

一个月后重返工地，工地已经搬了二次，搬到县城最中心的地方建百货大楼。我们干基础工程。因为组长说了我。他好像轻慢了我，说什么跑能当饭吃吗之类的话，还说我不干活发漂。我跟他治气，一个人一下午挖了九立方土，相当于三个人一天的工作量。我光光的脊梁上起码有十几道汗流在为我的尊严咆哮。我第一次掐着直不起来的酸腰豪情万丈地支使我的师傅去给我买汽水。我一使劲扔给他一元钱，那时的汽水7分钱一瓶。我一口气喝下了9瓶。我把那9个瓶子齐刷刷摆在沟檐上，我让夕阳照耀着它们。它们就像为我而挺直腰杆，一齐凝视着我们组长。

他姓夏，我们都管他叫大夏。他高大黑壮，仅用一根小手指就能挑起三百斤的东西。他人高马大，眼睛却很小。很小的眼睛透出的光线与夕阳揉在一起，照亮了9个

空空的汽水瓶子。事后别人告诉我从我发疯开挖地基时，大夏就楞神地在那儿瞅着我。其实我知道。我就是要让他瞪大眼睛认识我。

他一步步踱过来，蹲下了，他蹲在汽水瓶子面前。我不能不去看他。他那张宽厚硬朗的脸上浮游着疼爱。那一瞬间我的鼻子忽地一酸，我赶紧背过脸去。大山般雄壮的大夏就这样被我征服了，他逢人便说刘元举真不简单，他太要强了，他不能让人说他。

（若干年后，我携带妻室回乡。从火车站往我家走必定要从这个百货大楼跟前经过。记得我庄严地对女儿说这个楼有我一份汗水。女儿不屑地反问：是你盖的？我才不信呢！）

4

又换了一个工地，换到了离县城最远的地方。进工地就得干活。正赶上打混凝土。从地面上往脚手架上倒弄混凝土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劳作。一个完整的人好像要被累零碎了。从搅拌机里倒出来的混凝土装入手推车，手推车推到脚手架底下就往起一掀，一车粘乎乎的东西就倒在地上。地上铺着一块铁板，混凝土在铁板上边这活还好干一些，可铁板窄小混凝土都淌到了地面上，那铁锹撮起来可就遭罪透了。端着那种特号大铁锹，一锹足有五十斤，抡不起来，得用腿垫着锹把，帮扶着用劲往上边架子

扣。后来我看到有些剃光脑袋挖沟的犯人满脑门子亮闪闪的汗时，我就想到了那时的我。

那时候是讲会战的年代，动不动就做战前动员，就挑灯夜战，尤其是打混凝土时 24 个小时连轴转。我们分成两班倒，一天下来，最大享受就是找个地方放长条。管他什么炕还是床的，就是错躺在烂泥上大概也不想挣扎着爬起来。更难受的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不起来呢？得斗争一阵子。

大概是到了第三天，我几乎累垮了的时候，快到下班时间了。工地是在半山腰处，挺直腰朝远处看，可以感受到原野的辽阔与畅然。但是，我不敢去看，怕耽误干活。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世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直起腰看五分钟原野。看那些槐树，那些玉米，还有那些绿草茸茸的山坡。我那时绝不往城市那边瞅，我绝不会去看我们的县城。我讨厌那些乱七八糟的建筑物。就在我心绪最为糟糕的时候，幸福的使者降临到我的头上：省里边举办了小说创作班，邀请我参加。

又一次逃离了繁重的劳作，又一次惊动了我们的工地。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我跟大夏请假时，他细眯着眼睛用羡慕的口气说：你不但腿摆弄得明白，你手也摆弄得挺明白。（他是说我既能跑，又能写。）

5

白天，可真够漫长的了，总也不黑。一车接一车，全是砂子，推起来没完没了。该出的风头都出过了，还得回到工地上蹶着个屁股干活。可是。因为两次脱离了劳动，再干起来更加不适应了。

记忆中，工地上的手推车轮胎总是打不足气。总是推起来很费力，就连空车推起来也觉得死沉死沉。难道一辈子就这么干下去吗？那时候我对自己一辈子特别看重。其实，我除了参加运动会、参加小说班之外，满打满算也就干了不到一个月的活儿。可把我委屈坏了。

我离开工地那天差不多是我人生道路上最为辉煌的一刻。我们公司最权威的经理陈洪明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到我们工地上来了。夕阳西沉时，把那条通往我们工地的泥土路衬得格外明朗。当我们的陈经理一出现在山路上时，就被发现了。人们窃窃私语，我听出了一片惊羡声。人们在羡慕陈经理的坐骑。我顺势朝着那条弯曲的山路上望去，只见陈经理一头亮堂堂的白发放着光芒，而他的自行车那两个旋转的车圈追着阳光闪射出刺眼的光斑。我那时候多多少少有点预感，我猜想他好像是奔我而来的，果然，他到了工地边上就把脚支在地上冲着我们这边比划着。大夏跑过去了，像个听话的大孩子。陈经理与他说了几句什么，大夏就转过身来喊我的名字。那声音真有

份量，一下子就把我给托起来了。我觉得浑身一阵幸福的蠕动，就有点迈不动步了。

“都说你是个秀才，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个秀才还是个蠢才！”

陈经理就这么直筒筒地说了一句，就让我记了20多年。

我那时坐在他的自行车后架子上，幸福得别扭。我不断地朝工友们挥手。他们太热情了，他们有的爬到了脚手架最高处为我挥手送行。他们喊着我的名字，群山都激动得发颤。“连毛”那小子是跟我一块分到建筑公司的，他显得有些孤独了。我看见他盘腿坐在架杆的顶端望着我。他瘦小得像只鸟。后来，我听说他上吊自杀了，谁也说不清他究竟为了什么。

陈经理也于前几年过世了。他心气太盛了。干什么事情都太讲究效率了，退休后练气功练得颇有名气，可是，他可能太急了点儿。听到他故去的噩耗我相当难过。他对我有着知遇之恩可我不曾报答过他。他爱喝酒，起码我该敬他一杯的。

6

有个叫张家刚的人也和我脚前脚后分到建筑公司的，他跟我一样当力工。我到机关开始写材料生涯的第二天下午，在公司的大礼堂里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大礼堂简陋

得用那种废预制板铺垫起来当座椅。我坐在第十排看书。忽然身后有人捅了我一把，回头看时，一位面骨高爽的年轻人用羡慕的口气（绝不是讽刺口气）对我说：你这是一步登天啊！

说这话的人就是张家刚。他那时也离开了劳动第一线调到了队里边当办事员。在他看来，队里边还属于地上，而到了公司机关就是登天了。

7

辽宁作家协会那时候设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那是一栋洋味很足的建筑，人称大青楼。从我走进这里当编辑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始终感觉到一种压抑感。那个建筑太不适应文人居住了。走廊太暗，采光太差，又宽又厚的大木门关起来总有种神秘感。地板处不该裂的地方有纹了，就像当编辑的人应该光滑的额头却爬上了那么深的褶子。有位年纪并不算老的编辑额头上的皱纹深得有点怪诞，把个新分来的女大学生吓了一跳。女大学生后来说，当编辑当出了那么深的皱纹，真可怕！

更可怕的还是大青楼这栋建筑的神秘氛围。本书第一篇《神秘建筑》就是写的大青楼。我对建筑真正有了感受就是始于大青楼。大青楼挨着省图书馆，省图书馆里边有位孤傲的朋友。他对我非常好，总上门给我借书，帮我查找资料。就是从他那儿我看到了《未来的建筑》、《走向新

建筑》等建筑方面的书籍。随后，我一个一个地了解了贝尼尼、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密斯、沙里宁等人，于是，我就开始“走近赖特”、“走近钟华楠”，走近……

8

我在1992年春天来到上海。那些天上海进入了梅雨季节，天天下雨。由于中国建筑学会一位秘书长的介绍，我给上海的一个“大人物”打通了电话。据说此人曾经当过副市长，后来搞公司，成了一家非常有钱的大公司的经理。建筑学会的秘书长所以把他的电话给我让我去采访他，是因为他也是建筑师出身，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建筑非常熟悉，而我要写上海的建筑，也非常需要他的帮助。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口气很温和，并且与我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当我准时来到他在外滩的那栋写字楼时，一位小姐迎上来把我让进了接待室。我在等待他的片刻时没忘记梳理一下思绪，该与他交谈一些什么问题。

“大人物”缓慢走进接待室，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略微有些稍少显得额头高亮。他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眼睛躲在镜片后边透出一种淡漠的光泽。我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就向他提出了要采访的问题。我让他谈谈关于上海的建筑，他两手一摊，淡然地说没什么好说的。我让他谈谈他本人作为建筑师的感受，他仍然轻轻摇头，我说那

你谈谈作副市长的感受，他更是摆手拒绝。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予以回绝。他完全摆出一副拒绝采访的架式。如今我还能回忆起从我与他见面时到我的每一个问题的提出没有任何失礼的地方，而他呢？却一句话不肯说。顶多说一句没啥好说的。我坐在他的对面，中间相隔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使我们之间显得非常陌生，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走近他，真可谓咫尺千里。那场面尴尬极了。我长这么大，从未遇到这种场面，使我穷于应付。最后，我不得不站起来强压着愤怒问他，既然没什么好谈的为什么还要约我来？他支吾着说当时没有听清楚很抱歉。

我转身就往外走，他在后边说了一句真抱歉对不起之类的话。我从未受到过这么强烈的伤害，那份难堪、那份窝囊多长时间都过不来那股劲儿。我从电梯上下来出了那个大楼，我渴望外边的空气让我憋闷的心里边透点气儿，可是，外滩的上空一片灰蒙蒙的给人更添压抑感。我盯着那栋玻璃幕建筑的写字楼，我数着我刚刚下来的那一层，那一瞬间我真正读懂了这种现代建筑是怎样地缺乏人情味啊！我觉得后来在我写到一些厌恶城市厌恶玻璃幕建筑的文字时可能带上过多的个人情绪。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也没啥。人家不想开口就不开嘛，不是有句话为“免开尊口”吗？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什么样的人没有？算不了什么，仅仅是一点面子上的事，中国人太看重面子了。当然，这里边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人的尊重。

9

其实，我把这本书取名为《表述空间》是想首先表述我的一种观念，那就是人对建筑的尊重或建筑对于人的尊重。这种尊重我在西欧诸国实实在在地领略到了。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宁静的空间，是为了适应欧洲人那沉静性格的需要还是因为欧洲人自从有了这些广场人的性格由躁动变为沉静了呢？建筑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高尚应该是一同高尚，而低俗起来那也只能一块儿低俗。

中国的建筑在历史上只是匠人所为，而始终没有真正纳入文化和艺术的领地。我们总是过份强调使用性，忽略建筑的艺术审美。一个民族最重要最丰富的文化艺术首先就应该体现在建筑上。我们面对太多的建筑常常熟视无睹。我们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建筑。历史上我们就缺少建筑理论而现在我们更缺。我们的建筑师大多是梓人型的，光顾埋头设计却极少去思想去哲学。因此我们就出不来赖特，我们就没有戈迪。我们走进 A 城与走进 B 城没有多大区别，就像那个年代全国人都穿黄军装灰衣服。我钦佩赖特是因为他把建筑看成了有生命的东西，他的“有机建筑”能够震动世界那是来自他的哲学他的思想。他看待每一栋建筑就像看待每一位有个性的生命体，那里边渗透的是爱默生的“自然论”，是惠特曼的诗篇。美国历史虽短，

但是，因为这三个人的照耀，美国的空间绝不单调。丹下健三是建筑大师，同样也是文化艺术大师，哲学大师，没有任何一位建筑大师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他们面对空间时，也绝不会人云亦云地去表述，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东西。

10

要有自己的东西多好，也多难啊！试想一下，这么多的人要是人人都有了自己的东西，那得多少东西呀！可能吗？

但是，有作为的建筑师应该有，有作为的作家应该有。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和建筑界同样浮躁，同样充满世俗，而我对自己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尽可能地沉下心来，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写作，以自己的语言表述生活。

我多么希望我的那些建筑师朋友们也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表述我们共同拥有的空间啊！

1997年7月20日 于沈阳

目 录

自序

第一辑：城市语境

- 神秘建筑 / 1
个性语言 / 8
环境咏叹 / 12
原谅城市 / 23
放谈滕王阁 / 34
无法忽略的感觉 / 44

第二辑：解构一种

- 寻找血缘 / 48
西部古城 / 62
需要耐性 / 78
回望三清山 / 81